

余以键 著

纸上的姐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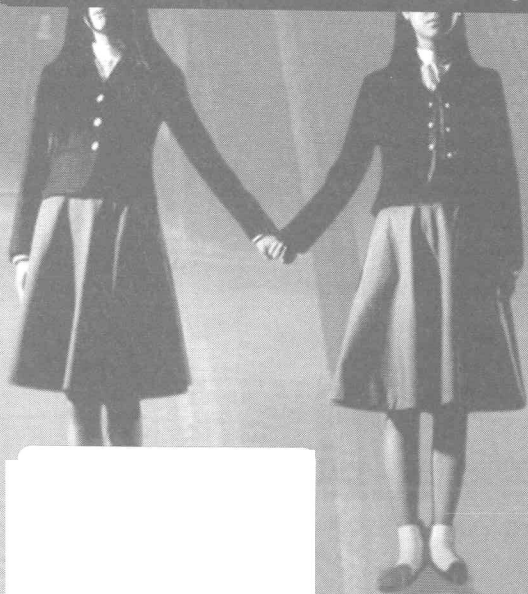
恐怖系列丛书 16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纸上的姐妹

773 恐怖系列丛书 16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上的姐妹 / 余以键 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6.12
(773 系列小说)
ISBN 7-5317-2052-3

I. 纸… II. 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3775 号

773 恐怖系列丛书

纸上的姐妹

作 者/ 余以键

责任编辑/ 李庭军 梁志民

出版发行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/ 150010

电子信箱/ bfwy@bfwy.com

经 销/ 新华书店

印 刷/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/ 850×1168 1/32

印 张/ 8

字 数/ 200 千字

版 次/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/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10000 册

定 价/ 20.00 元

书 号/ ISBN 7-5317-2052-3

第一章 夜晚别讲鬼故事

1

我作出这个告诫别无他意,由于空间交错的复杂关系,死去的人其实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。他们听觉灵敏,尤其在夜晚,任何角落的声音他们都能听见,而鬼故事尤其令他们敏感,所以对鬼魅悬疑之事还是保持沉默为好。

我是在夜里走上楼梯时产生上述想法的。昏暗的楼道灯随我的脚步声亮起,然后又在我背后悄无声息地灭掉。我记不清已走到第几层楼了。在我的上面和下面,是否有人在暗黑中弓背前行也未可知。空间稍稍挪开人便一无所知,但听觉醒着,它让我穿墙破壁看见很多东西。

作为大三的学生,冯教授说我是个富于幻想的女孩。我说不,一切都是事实。

这个夜晚,我看见三个高中女生坐在屋内的地板上聊天、看影碟。现实和虚构故事有时惊人的相似,这个场景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部日本恐怖片中的画面。不过现实中没有那种荒诞惊悚的事发生。这是小妮的家,灯光柔和,透着淡淡的温馨。

电话响了,别紧张,这是小妮的母亲打来的。今天是周末,出差在外的母亲惦念着正读高三的女儿。我正在做作业,小妮说,

来了两个同学,我们一起做,互相帮助。

放下电话,三个女生发出爆笑。高考如石磨压人,今晚不轻松轻松对不起这个周末。关了电视,小妮说,我们来讲鬼故事吧。女生 S 提议,要讲就讲各人的亲身经历,这才叫恐怖。

电话又响了。母亲问小妮,你的珺姐今晚没来吗?珺姐便是我,小妮的家庭教师。她不知道我已经在门外的楼道上徘徊。小妮说珺姐今晚没来,她乐得清闲。

故事开始,女生 S 先讲。她说她在大白天看见过鬼。那是她五岁时的事,在公园的湖边,一个女人匍匐在透明的水下。她是在潜泳吗?不对,怎么一动不动的,S 觉得奇怪,叫来母亲观看,那个直挺挺卧在水下的女人却不见了。公园管理员说,水下不可能有人。S 说她看得清清楚楚,一个女人,穿着蓝格子衣裙,长发漂在水里像一大簇水草。公园管理员大惊,说是一个月前曾经在湖里捞起过这么一具女尸,警察来验过尸后让送到殡仪馆去了。S 说,不知道我看见的是不是鬼,总之我后来再不敢单独去湖边了。

屋子里的气氛有点紧张。灯光也仿佛暗了一些。故事该接着讲下去,小妮和女生 T 互相推让,小妮想了想说,我就讲在家里发生的事吧。

昨天半夜,小妮被厨房里的响动惊醒。她顿感毛骨悚然,不敢走出卧室去外面察看。小妮的父母离婚多年了,她和母亲住在这套大房子里,母亲出差时,她一个人就像住在空城里似的。夜里,反锁上房间门,在夜半听见杯子响动的声音。今天早晨,她在察看屋里各处有无异样时,在餐桌上看见了一个盛着半杯可乐的杯子。她认真回想,昨夜她没有喝过可乐。她望着这个恐怖的杯子,里面的黑色液体仿佛在轻轻晃动。她一整天心神不定,所以今晚叫来两个同学陪她。

身居此地,女生 S 和 T 都感到有点悚然。但越怕越想听,该 T 讲了,她说确实没有亲身经历的恐怖事,但在今天的晚报上看见一篇报道,倒是挺吓人的。

报讯：昨天夜里，某大学发生一起女生坠楼事件。死者是在天亮时被一名晨跑的男生发现的，在女生宿舍楼下，已血肉模糊。据与她同寝室的女生讲，近来没发现有什么异常。只是昨晚睡觉前，有人看见她对着一面小镜子照了很久……

T 讲完这篇报道说，以前听老年人讲过，夜里照镜子是在向自己告别。我最能体会这种感受，因为 T 所讲的报道中那个坠楼的女生就是我。昨天半夜过后，当我从女生宿舍的阳台上一头栽下，我的耳膜中落满了呼呼作响的风声。从 6 楼到地面是风的世界，我的身体在飘散，从头发到衣裳，我像一片即将被撕碎的羽毛。当血腥味在地面弥漫时，我已告别了自己的身体，告别了珺这个名字。

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？作为哲学系大三女生，我可以不再关心这个话题了。只是小妮还不知道，作为她的家庭教师，我已到另一空间去了。今天下午，她给我打过电话，她听见的只能是手机关机的提示。那手机是我用做家庭教师的第一笔收入买的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。如果送人，别人事后会害怕的。于是关了机放在枕头下面，我不再需要它了。

世界没有任何变化。小妮和她的两个同学聚在一起，她们用讲鬼故事的方式让周末的夜晚显得轻松一些。窗口开着，三个女生在屋内的地板上，灯光将她们的影子投到墙上放大了很多。她们不知道我在暗黑的楼道里已经站了很久。其间有个下楼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，这是个住在顶楼的画家，我第一次来给小妮做家教时在楼下遇见过他，他说我轮廓很好，适合做模特儿。今夜他什么也不知道，经过我身边后便抱紧了胳膊下楼，他身上仿佛有夜凉如水的感觉。屋内，三个女生的鬼故事已经讲完，我该进屋去了。

这套大房子我很熟悉。厨房侧面是狭长的饭厅，我喜欢坐在这里喝可乐。冯教授说过，这种液体对抑郁有改善作用。当然，这一点化学刺激微不足道，我只是喜欢舌尖的感觉。

客厅里，墙上的钟已指向夜里 10 点半，女生 S 和 T 向小妮

告辞。打开房门,两个女生说现在下楼很害怕,小妮说没什么,都是讲了鬼故事留下的阴影。

送走同学后,小妮检查了一遍门窗便冲澡睡觉。她的动作非常匆忙,想来也是心里害怕的缘故。

屋里一片暗黑,我坐在餐桌边喝可乐。楼上时而有凳子挪动的声音,是那个络腮胡画家在做画吧。我去过他那堆满画框、画架和颜料的屋子。屋角有一幅裸背的女人像,画家说是他过去的女友。画中的她永远也转不过身来,我无法看见她的面容,这使我对她是否存在于世产生怀疑。

时间的脚步在夜里像猫一样无声无息。半夜过后,小妮听见母亲的房里有动静。她光着脚走出自己的卧室,靠在母亲的门上听了听,然后推门进去。

她开了灯,看见母亲直挺挺地睡在大床上。怎么会呢?出差在千里之外的母亲今夜还来过电话,这睡在床上的女人是谁?

小妮的母亲我叫她何姨,是个仍然漂亮的中年女人。她的左耳附近有3颗品字型的黑痣,算命先生说是她出生那晚的星相。她问过我这星相是什么意思,她认为我既然学哲学就应该知道宇宙的真相。

此时此刻,小妮俯身察看着母亲左耳下面的黑痣,她惊声尖叫起来。这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让人怜爱,我想起身去安抚她,可一抬手却打碎了盛着可乐的杯子。暗黑的饭厅里发出玻璃破碎的声音,这使从噩梦中醒来的小妮发出又一声尖叫。

夜晚别讲鬼故事,我紧闭嘴唇再一次作出这个告诫。

第一次到小妮家时我穿黑裙,第二次穿白裙。小妮喜欢上我

的品位,她说珥姐,看见你就很安静。我说安静就好,咱们开始补习功课吧。今天补习什么,语文、数学,还是外语?小妮说就补外语吧。接着她给我讲了一则关于外语的故事。说是母老鼠带着几只小老鼠在厨房里被猫发现了,母老鼠急中生智对猫发出一声猫叫,趁那只猫纳闷的瞬间,母老鼠带着小老鼠成功脱逃。事后,母老鼠语重心长地对小老鼠说,这一下你们知道学点外语的好处了吧。小妮是个调皮的女孩,她的开心经常让我沉寂的心里透进一丝阳光。我笑了。小妮说我的笑容很好看,只是太难得一见。她说以后要经常逗我笑。我说笑有什么好,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愚蠢的表现。生命的本质是绝望的,无意义的,尼采说上帝死了,上帝死了后人的得意忘形更接近绝望。存在主义看见了这一点。所以笑是人类对自己的欺骗。小妮捂住耳朵说不听不听,我最讨厌哲学了。哲学是神经病。她做了一个摹仿精神病人的怪相,我又笑了。和小妮在一起,快乐无可救药地袭来。

可是今夜,小妮在噩梦中挣扎,这让我心痛,我必须带她脱离这场灾难才行。在暗黑中走出饭厅,我来到小妮的卧室门外。我用手指关切地敲门,这声音和节奏与人的心跳频率一致。这不奇怪,宇宙万物都服从于同一个规律。小妮,醒醒!我轻声叫道。

门开了。我无声地走到小妮的床前。她穿着睡衣坐在床头,高中女生的身体已经成熟,可面容还是个大孩子。她说珥姐,你怎么还没睡?凡是周末我都住在小妮家,这是规律。可是今夜她怎么还这样认为呢?我顺势说早睡了,刚被她的惊叫声惊醒,便过来看看。小妮说她做了噩梦,看见母亲死在床上,醒来时还听见饭厅里有玻璃杯打碎的声音。我说什么也没发生,都是你睡前讲了鬼故事的缘故。

小妮疑惑地盯着我说,什么鬼故事呀?睡前不是一直在补习功课吗?你先给我讲数学,后来又让我练习了一段英语,怎么会冒出讲鬼故事的事来呢?

人的记忆是一种特别靠不住的东西。哪怕是两个小时前发生的事也会变形、错位甚至消失。这就像玻璃的水雾一样,风一

吹它就散了,可是谁能说这水雾没有存在过呢?我说小妮,你睡前真的讲过鬼故事,还有两个同学和你在一起。你们坐在地板上讲鬼故事一直讲得背上发冷。

小妮呵呵地笑起来。她说珺姐你怎么也会编故事了。不过我背上真的有点发冷,都是刚才的噩梦吓的。我很害怕,珺姐你就陪我一块儿睡吧。

我上了小妮的床。她又叫道,珺姐你身上怎么这样凉呀,被窝里有股寒气似的。我忙说我属蛇,皮肤从来就是凉凉的。小妮似信非信地唔了一声,接着打了一个呵欠侧身睡去。我尽量和她保持着距离,以免身上的寒气再让她生疑。死去的人尽管可以挤进活人的空间,但这一身寒气却无法遮掩。

我最早在别人身上发现这个秘密是在两个月前。那天何姨对我讲起了小妮的事来,她说她这女儿一点也不听话,都读高二了,还是只知道贪玩。并且还在学校打架,约了一伙人将一个欺负过她的男生打得趴在地上求饶。说到伤心处,何姨捂着脸哭起来。我拉住她的手安慰她,这时我吃惊地发现何姨的手冰凉冰凉的。以前听小妮讲过,她母亲曾经生重病住院差点死掉。突然有一天,她放学回家后看见母亲已回到家里,正很精神地打扫卫生。小妮说妈妈你出院了,母亲说是啊,病好了就该回家。小妮对我讲这事时我就觉得很蹊跷。那天拉着何姨冰凉的手,我就知道她其实早已死在医院,但是放心不下她的女儿,所以魂灵显形又回来了。当然,我从不敢将这个发现告诉小妮,我认为母女如此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。

现在,当我死后又回到这个世界时,小妮发现了我身上的寒气。幸好她什么也不懂,我用属蛇的解释便哄得她侧身睡去。

我是在小妮完全睡熟后起身来到饭厅的。我得将地上的碎玻璃收拾干净,以免小妮明早发现后受到惊吓。

饭厅里黑乎乎一片,后窗玻璃上有灰白的天光。我抬头便看见一个裸背的女人站在窗外,黑发倾泻在光滑的背脊上,这是楼上那位画家画过的女人,她在画中永远转不过身来,我生前就对

她是否存在于世产生过怀疑。现在一切都清楚了，她果然是一个幽灵，因为小妮的家在6楼，没有人能出现在窗外的空中。

我想，我现在终于能看见她的面容了，因为我和她亡灵相通。我走到窗前轻敲着玻璃，意思是叫她转过身来。然而，这背影转瞬消失了，我听见楼上的窗户响了一声，她回到画家的屋子里去了。

突然，背后有人叫我，同时，灯也亮了。我回转身，看见穿着睡衣的小妮。珺姐，你到饭厅里来干啥？半夜三更的，还不开灯。我说我口渴，到这里找水喝。这时，小妮看见了地上的碎玻璃杯，她后退了一步。我说是我刚打碎的。进饭厅没找着电灯开关，黑暗中便将这杯子碰到地上了。小妮站在那里发怔，脸色有点发白。

回到床上重新睡觉，我仍然和小妮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半夜里最好别到饭厅去，小妮说，我曾经在那里的窗户玻璃上看见过一张女人的面孔。我妈妈说那可能是我自己的影子。可我觉得不是，因为当时我很害怕，可玻璃上的那张脸却在笑。

我知道小妮看见了谁，她是楼上那幅画中的亡灵。可此时此刻，我不愿和小妮谈论这个话题。我说可能是你看花眼了吧。唔，咱们该睡觉了，半夜时说多了话会失眠的。

小妮听话地侧身睡去，很快便没动静了。在四壁的黑暗中，我惊异于小妮竟没有发现我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我将自己的手凑在鼻孔上嗅了嗅，除了有点寒气，也还没有其他异味。这说明死去的人重新显形于人间，人们是很难察觉出来的。

我在暗黑中回忆起昨夜的情景。半夜过后，女生寝室里寂静得像深潭。我轻轻地下了床，赤着脚走到窗边。我推开窗，望了一眼楼下，黑乎乎的树丛中有一条灰白的路。我悄无声息地爬上窗台，以六楼的高度，带走一个人的生命绝无问题。我向虚空扑了出去。我听见尖厉的风声，以前在峡谷里听见的那一种，像女巫的口哨。虚空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，我走进去，这是我所想要实现的。

柏拉图说,这世界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。他说许多年之后,人们仍会看见他披着睡袍在广场上演讲。楠认为这是一件永远无法证实的事,因为我们没有一种时间逆行的交通工具。楠是我在网上认识的人,我和他谈起另一个世界时非常投机,我准备离开这世界的前一天上网给他留言说,我也许能够与时间逆行,那是很孤独的事,不过,我愿意。

现在,一切刚刚开始。我记起今晚的经历正是以前发生了的事,那时我刚作小妮的家教几天时间,周末到了,我第一次住宿在小妮家。这是何姨的安排,她说她要出差,周末正好让我和小妮一起过。并且,以后都这样。

而此时,黑暗中响起小妮的抽泣声,我知道她在做梦。我推了推她的肩膀,和以前的经历一模一样。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因为我什么都想起来了。

小妮睁开了眼,眼角留着泪水。我梦见我有一个姐姐,她死了。小妮说,她看见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,被一双大手拎着腿扔到楼下去了。有人说那女孩是她的姐姐。她感到奇怪,便在梦中去问母亲,母亲只是捂着脸哭,她也跟着哭了。

小妮说,在她出生前,母亲或许真的生过一个女孩。要是这女孩不死的话,也就没有她来到这个世上的份了。那死去的女孩是她未曾谋面的姐姐,她是顶替她而出生的,小妮说,人来到世上纯属偶然。

夜半时分,小妮坐在床头讲她的梦。没有开灯,我在暗黑中看见她的眼中有惊恐的光。我是谁?人追问这个谜底时总是惊恐的。

我扶着小妮的肩膀安慰她,让她重新睡下。珺姐,你的手好冷!她往后缩了缩身子,然后侧身睡下。

3

我在暗黑中看见有微弱的白光在窗帘上掠过，像缥缈的水波一样。大约是凌晨两点钟左右吧，客厅里的电话响了。铃声在漆黑中传来，让人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。

小妮睡得很沉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摸黑来到了客厅里，我没有开灯是怕惊醒小妮，以免她害怕。这种时候听见电话都会感到心里发紧。

我拿起了话筒，我想电话那边站着的最有可能是小妮的母亲。即使这样，凌晨两点打电话来也有点不祥。我喂了一声，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，你还好吧？赶快去屋子里各处检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陌生人进来的痕迹。

你是谁？我吃惊地问道。我想做个鬼脸来吓退这个低沉的声音的人，可惜隔着电话他并不能看见。

孩子，你听不出我的声音了？电话那边的人显得有点失望，这让我明白过来，他是小妮的父亲。小妮从小跟母亲长大，对与母亲离异多年的父亲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复杂感受。我在给小妮做家教期间，还未见过这个男人的面。

我不是小妮，我说。

哦。对方顿了一下说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我是小妮的爸爸，你叫我罗叔叔吧。你也许知道我是搞建筑工程质量检查工作的。昨天下午我在一幢楼房里检查时，从一处墙壁上抠下了一片人的指甲。这表明有人的尸体被砌在墙壁里了。也许是混在水泥里搅碎后砌进去的。

这是一种艺术。我插话道。任何死亡现在对我都引不起震惊。不过，这事和小妮有什么关系，值得你深更半夜还打电话来？

有关系。对方说那从墙上抠下的指甲还有染红的痕迹，是女人的指甲。今天夜里，我在梦中看见了这个女人，她对我说她很冷，想到小妮那里借点衣服穿。她说她就住在小妮的楼上，丈夫是个画家。

我在电话里听着这个男人低沉的讲述。客厅里一片黑暗，使我感到声音离我很近。我说，你在给我讲鬼故事吗？楼上是有一个画家，络腮胡，正值不惑之年，是个从未结过婚的独身男人，怎么会有女人自称是他的老婆呢？他屋里是有一个女人，可那是在画布上。

对方对我的反驳十分不满。他说，你知道什么？我的梦从来很准。只是还没有梦见今夜你和小妮在一起罢了。你既然来了，劳驾你保护一下小妮，如果楼上的女人来借衣服，千万别借给她，不然小妮会出事的。

10 正在这时，外面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。凌晨两点，谁会在楼梯上走动呢？我凝神听了听，脚步声是从七楼下来的。走到我所在的门外便停了下来。空气凝固不动，我的鼻孔里闻到一股腐烂的气味。

喂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低沉的声音又在电话里响起来。你真是小妮的爸爸吗？我对着话筒问道。

这还有假？对方急切地说，记住我的话没有，别让那女人来借衣服。

我说，她已经来了，就站在门外。

这时，敲门声响起来了。在寂静的夜半，这声音像敲在人的脑门上似的。电话里的声音响起，他说我在电话里也听见敲门声了。

怎么办？我懒懒地问道。不知为什么我此刻空前的安静。

你去开门。低沉的声音在电话里说，你开门后告诉她，没有衣服借给她，让她赶快回楼上去。

我对这个吩咐不以为然。我说，门外站着的是一个亡灵，你怎么能叫我去开门呢？你不担心我害怕吗？

低沉的声音在电话里笑了笑说，我正在和一个亡灵通话都不害怕，你和门外的她都是亡灵，有什么害怕的呢？

这一次我真的震惊了。我在黑暗中仰头叹了口气，然后对着话筒辩解道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，怎么敢说我是亡灵呢？

低沉的声音在电话里像回音一样传来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是谁呢？你两岁那年，我亲眼看见你从家里的阳台上坠下楼去。我为你的死痛苦万分。因为你是我的女儿。后来，我和你妈妈有了第二个女儿，那就是小妮。很快，我发现已死去的你并不是我的女儿，而是你妈妈和她的情人的产物，所以，我和你妈妈离了婚。

这段话让我对着电话笑了起来，我说你又在给我讲鬼故事了。我说我叫珺，是小妮的家庭教师，大学哲学系学生。你判断错了，小妮的妈妈我叫她何姨，至于她是否有个死去的女儿我不知道。

听完我的话，对方的声音比我刚才更震惊。他说，我怎么听你的声音像那死去的孩子？

这时，沉寂了好一会儿的敲门声又响起来了。我对着话筒问道，你还让我去开门吗？对方没有回答，话筒里传来呜呜的电流声，对方挂机了。

坐在黑暗的客厅里，我突然可怜起门外的女人来，她冷，不就是要件衣服么，这不应该拒绝。我起身从衣帽架上取下我穿来的外衣，走到门边，将门轻轻开了一条缝，一只手将衣服递了出去。这衣服瞬间就被接走了。我用这种方式是不想看见那女人的面容，同时，我也不希望她看见我。

关上门回转身来，我看见一个小女孩的身影从客厅走过。小小的孩子，从个子看有两岁左右的样子。她很快走进何姨的卧室里去了。

我跟了过去。何姨的卧室连着一个阳台，通向阳台的门已经开了，有城市的灯光淡淡地映在阳台上。那小女孩已经从花盆的缺口间爬上了阳台。当我还未来得及叫住她时，她已从阳台上坠

了下去。

我想起了电话里低沉的声音,还有小妮今夜所做的梦。有一个小女孩从这阳台上坠下一定是真实的了。现实经常叫人遗忘,而梦却能记住一切。

我走到阳台边向下望去,我听见了呼呼的风声,这是另一个空间的音乐,为坠下深渊的人安魂。这音乐我是听见过了。

第二章 进屋请关门

4

我仰靠在一把舒适的躺椅上，听见冯教授的声音从我的脑后传来。这种医生坐在病人背后的咨询方式有点像捉迷藏，使我在自由自在的讲述中感到晕眩。

今天谈得很好。冯教授说，你讲了那样多的死亡幻想，这没有什么。对死亡的焦虑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其实都存在着，你只是想象得太逼真了……

不。我仰眼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缝，对着背后的声音反驳说，我在小妮家做家教时，真的看见窗外有一个女人，她和楼上那幅画框里的女人一模一样。根据同类相识的原理，只有亡灵才能看见亡灵。因此，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，有的是真正的活人，有的是亡灵显形，谁能验证呢？但是我知道，这使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过一次。

我停了下来，喉咙有点哽塞。这时能哭一场是最好，可是我哭不出来。

接着讲。冯教授的声音充满鼓励。我知道这是医生和教授们惯用的伎俩，接着讲，接着讲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倾听者，决不和你争辩。从大二起就选修了冯教授的心理学课程，没想到自己却

坐到了这讲述者的椅子上。没办法,我的头脑里云遮雾障似的。

你恐高吗?在长久的沉默后冯教授终于提问道。

是的,我恐高。在楼台上或旅游区的悬崖上,我不只一次地向下俯望过。我怕,但越怕越忍不住要俯看。我的脚甚至有要往前走的冲动。终于有一次,我半夜起床后,从宿舍楼的窗口跳了下去。

这是你的梦,对不对?冯教授缓缓地说,你醒来后发现自己还睡在床上,你活动了一下腿脚,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怀疑,你认为自己是亡灵显形,这是一种对死亡的妄想。现在我想让你回忆一下,你第一次产生这种幻觉是在什么时候?

我知道冯教授要让我回忆童年了。这是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法,童年仿佛是江河的源头,由于遥远,我已记不清多少事了。冯教授说给我这样的人作精神分析特别困难,因为我懂一些专业知识,所以常常会在交流中产生对抗。

能把那道门关上吗?我在回忆过去时走了神,因为那道敞开着侧门一直让我心慌意乱。冯教授的咨询室设在学校实验楼里,是一个套间,侧门连着的大概是一间书房吧。

你有不安全感。冯教授说,锻炼一下自己,从接受开着的房门开始。

可是,要对洞开的房门心安理得,我做不到。我住学生宿舍609室,同屋的女生都知道进出时随手关门,谁不这样做会让我恼怒。在小妮家做家教时我计算了一下,这家里一共有七个门,两个卧室还有书房、厨房、卫生间和前后阳台。我进入这家庭后,总要将各处的房门都关上。小妮的母亲发现了我的习惯,她说,珺是个喜欢安静的孩子。

我其实是害怕,害怕什么我不知道。很多意想不到的事物都是从门口出现,我想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。

这个下午,我在心理咨询室里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光。冯教授虽已年过半百,但他高大有力、自信、宽厚,他像拯救溺水者一样想将我从水中救起来。临走时他还是那句话,今天谈得很好,